

秋窗

□王洋

印象中每年处暑前后总有一场急躁的雨，仿佛骄傲夏日最后的不甘，噼里啪啦的雨点自穹窿跃下，落地碎成几瓣涟漪。于是夏天就这样喧闹的、热热烈烈地离开。

这场雨下在我的窗前。

我的窗，并不是规矩的一扇四四方方的孤独，而是像古代三进三出的院子似的，一扇套着一扇。书桌正对的窗外，是阳台的窗，我借着窗看窗。阳台上偶尔晾晒色彩斑斓的床单，窗被挡住大半，阳光透过床单打在桌上，蓝粉紫绿，晚霞来我的卧室做客。

雨来了，我从窗口偷一抹景。淅淅沥沥的温柔、乒乒乓乓的吵闹，夏天在我的窗前完成它灿烂的游行，于是夏已过，秋渐至。

极目远眺，所观处是一座常年浓绿的山，那山像吸饱了绿这一种颜色，无论多少年的雨水也洗刷不掉。街边的树被一夏的骄阳搜刮走翠色，叶尖像被火燎了边儿，一圈模糊的橙黄。独我窗外的山，春夏秋冬与它无干，

我的窗外总是酡烈的绿，竟比夏日还要生机勃勃。

烈日当头的时节，我从学校返家，昼思夜想的都是我从繁华都市回到这座僻静小城是否正确。一边厌恶着夏季烦躁的闷热，缠绵不断的虫鸣，一边担忧着秋季辽远的天空，萧索的落叶。

夜深人静，辗转难眠，又去看窗。或下雨，或重郁的漆黑，有月的夜晚，也不过是碎开一点光亮，还是瑟缩、模糊、看不清。那座山也被夜色剪裁成一块纸影，注视着它，脑海中就会涌现出各种神鬼怪谈。所以我的视线伸出窗，但躲开山，撞进狭窄的高楼缝隙，企图在那里找到什么，然而，又是漫无目的，无头苍蝇似地乱碰一气，精疲力竭，思倦神息。

呼吸过白天和黑夜，吸收着璀璨后暑气蒸腾的悒郁，我慢慢失去夏天。迷惘的日子，没有歌要唱，云卷云舒也不过是光影在我桌上打了吝啬地呵欠。睁眼、闭眼，桌上是枯燥的书本，我愤恶考试的无趣，却又不得不乞求它为我开

蓝雪花

□刘亚华

蔓垂了下来，虽然毫无美感而言，但毕竟活了下来。我在网上查看养花说明，说这蓝雪花要反复摘芯才能爆盆。

不多久，蓝雪花纤细的枝头结出了一束细细长长的花苞，数了数，有十多个，不多久，一大束花苞全开出了，五瓣的花瓣，花朵呈淡蓝色，薄如蝉翼，轻得像雪，形状也如雪花一样，难怪名字叫蓝雪花。蓝色的花朵在枝头摇曳生姿，浪漫而美好。没过几天，另一束花苞也开放了。每根枝头顶端都挂着一串花苞，像小鞭炮一样，只等美妙时刻来临肆意绽放。

酷热难耐，很多花都扛不住，花根处黑腐死掉了，连月季都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而蓝雪花却越开越盛，它们像赶趟似的，这朵谢了开那朵，那朵谢了开另一朵，花儿甚是美丽，让人看了

百看不厌童子戏

□吴建

小逼仄，但村里人毫不在乎，大家看的是一种乐趣，品的是一种心境。

戏即将开始前，一般会锣鼓喧天。震耳的声响，让人心情变得急切起来。于是，吃完饭正在做家务的，忙丢下手中的活计；正在吃饭的，也匆匆忙忙狼吞虎咽将碗中的饭扒完，撂下碗筷，扛着一张板凳赶来。这时候，村中的几条羊肠小道上，便会出现长长的队伍，蔚为壮观。热心的村民边走边催促着还待在家里尚未出门的人们：“快啊，戏要开演啦！”

星汉灿烂，薰风拂面，隐约有锣鼓之声传来。我牵着大人的手，随着络绎人流循声望去，只见演出处彩灯炫目，人影幢幢，又有丝竹悦耳，真个恍若仙境。我们被这胜景诱惑得更为迫切，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戏场上，可此时离正式演出却还有好一会儿。于是，先到的人们便张家长李家短地拉起家常来，也有的在猜测当晚会上演什么节目，为谁扮演剧中多情的“公子”艳丽的“小姐”而争论不休。人们谈论得热火朝天，但这些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当然提不起丝毫兴趣。我们溜去后台，一睹演员风采。看他们搽脂抹粉，插簪戴花，心中艳羡不已。

一条路。时常疑心我是否还走在自己的路上，为何我只能看见高楼窒息的一线天，粘腻的浓雾。

我在窗前徘徊、沉思、哀叹，但始终没有抬头，在心里拒绝了窗，它不该让我看见五光十色的世界。

我隔着窗感到凉气渐浸。一场雨，剪下了夏耀武扬威的爪牙，我无意中抬起头，又恰好与窗外的山撞了满怀。

那是怎样的绿啊！山永远安静的绿，在雨中蒸腾，灰白的水雾都染了它的翠，我终于被那片蓊郁又蓬勃的生机扎了眼。

它是何时来到这里的？也许几千年前的一块石头被抛弃在这里，它不在乎，安适地居住下来，饱食着时间的养分，不停地生长，长成一座沉默大山，笃定地散发它的绿，不为夏扰，不为秋困。

那夜，我在银灿月光下推开窗，视线飞向伫立的山。清辉似纱，罩了它一身，可那绿，挣扎着消泯月色，在我窗上留下一块绿影儿。我携着那块绿色入眠，梦里是无数条路……

满眼清凉，特别是好几束花儿一起开放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升起一股凉意。

夏天的封闭阳台，因一棵蓝雪花，有了生机和活力。

我心想，要是开到爆盆的效果，要是养成老桩，开成一棵蓝雪花树，那一定美极了。心里有了这个意念，对蓝雪花越发喜爱，便又入了两盆。听闻这花春天的时候，剪一枝插在土里就能生根，特别容易繁殖，我的心里又扑腾起一个蓝雪花开满阳台的梦想。

不起眼的蓝雪花，惊艳了我的夏天，它也将继续惊艳我的秋天，还有我未来平凡而普通的每一天。而它，不也正像我周围普通而平凡的朋友吗？他们随遇而安，努力生活，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了锦上添花的样子。

在大家翘首以盼的等待中，演出正式开始了。首先由主持人说明当天主家请戏的原因，再介绍一下演出曲目。这时，大人就招呼我们回到位置上安静地观看，此刻的我们方才收敛住那颗不安分的心。大灯亮起，锣鼓敲得叮当响，穿着古装的演员们从后台袅袅婷婷地粉墨登场了。走在最前面的女演员双眸含情，抖一抖长袖，樱桃小嘴一张，那清脆的嗓音立即招来人们阵阵喝彩声。“这个妮子嗓子多亮啊！”“这个姑娘长得真好看！”演员得到褒扬，自然喜不自禁，越唱越精神，拉大了嗓门，任那清亮的声音在夜风中飘荡。敲锣打鼓的更加卖力，男女老少个个看得津津有味。

童子戏的经典剧目有《陈英卖水》《秦香莲》《花子街》等。这些老戏文，很多老戏迷都耳熟能详，但人们依旧看得分外入神，不少人在随着剧情的悲欢离合而喜怒哀乐，仿佛那不是演出，而是真实的生活。

戏散场时已近子夜，人们在返家的路上仍饶有趣味地对刚才的演出议论纷纷：哪个演员演得棒，哪段剧情最能催人泪下……惟有我们小孩子哈欠连天，有的早已趴在大人的背上进入了梦乡……

玉米成熟时

□周天红

一缕阳光从白合场街边屋檐上的瓦缝里照下，不偏不倚，刚好照在街沿石上。一只蚂蚁从青石板夹缝里爬出来，顺着阳光，顺着风，沿着青石板边沿爬行。蚂蚁左右右地摆动着脑袋瓜，寻找着东西。我知道，蚂蚁一定是饿了。我低着头，从玉米棒上摘下一粒玉米粒想喂蚂蚁。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声，娃呀，打起精神，来人了。

有一个人路过，看了看我和娘面前竹篓子里的玉米棒，用手拿起一个，掂了掂，上上下下地看了一眼，放下玉米棒子，转身，走了。我用眼扫了一下两个竹篓子里的玉米棒子，禁不住肚子里咕噜叫了一声。

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太阳当空，时间临近中午，肚子呀，是真饿了。大清早的，太阳还没从西山岭上露头呢，我和娘已经用竹篓子装满玉米棒子。娘挑一大挑，我背一大背。出马洪沟，走黑石包，上鹰嘴岩，下鹅颈岭，八里多的山路走下来，不要说背着东西，就是空手走着都要出一身的毛毛汗。早晨只吃了两碗稀饭，肚子里早就空了。

突然，一股卤猪头肉的香味从平四海的店子里顺风漂出，扑进鼻子里。

平四海的店子，那卤猪头肉做得极好。能吃上这里的猪头肉，是我人生一大愿望。

娘说，娃呀，要想吃肉，就跟着我去白合场卖玉米棒子。娘有换回猪肉的办法。娘换猪肉的办法就是种玉米。娘种玉米是从离着白合场十里地外的洞子场那位远房亲戚赵二姨家学来的。赵二姨家是种菜大户，不要说种玉米了，就是那些茄瓜小菜，一年种下来，能收入上万元。娘学了种玉米的手艺，回到家里就动了心思。开春时，陡石梯那坡地就成了娘的主战场。娘整理出一小块平地，把农家肥混着草木灰一个一个个地捏成肥球。肥球的顶部按个眼，把玉米种子放进去，再覆上农家肥，浇上粪清水。娘一直盯着那些肥球的变化。一株一株的玉米苗，顺着风和阳光，一排一排长成了。娘挑着那些肥球和粗壮的玉米苗，像排兵布阵一样种进地里。

我总爱跟在娘的身后，看着那些玉米苗长成玉米秆，玉米秆上再长出玉米棒，心里就乐了。等着玉米成熟，我就能吃上平四海店子里的卤猪头肉了。

娘说，娃呀，你又在想什么呢。没等我回娘的话，又来人了。来的是梁大山。他是白合场收购蔬菜山货的大老板。玉米成熟的时节，梁老板专门收购玉米棒子拉到城里去卖。山里的玉米棒子好，全是用农家肥种植的，又香又糯又甜。娘种植的玉米棒子更是好，管理精细，水肥上得足，颗粒饱满，味道数一数二。

梁老板说，大妹子，今天你怎么不把玉米棒子挑到我摊子上卖呢？娘说，唉呀，不好意思，今天进场口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没看到你的大车，还认为你有事没来呢。

梁老板对娘说，这些玉米棒子，我收了，今年，你家的玉米棒子，我全收了，价钱嘛，就依你卖的散货价，行不？

娘一直是村子里种庄稼的好手。种水稻，种小麦，种油菜，种玉米棒子，种着山川泥土和雨露。有些事，往苦上想，就真苦；往甜上说，就真甜。逆着风，逆着阳光，我们耕种着庄稼，也耕种着希望……

娘用种的玉米棒换回了钱，我终于吃上了平四海店子里的卤猪头肉。